

世界文豪书系

川端康成十卷集

CHUANDUANKANGCHENG SHIJUANJI

4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

ISBN 7-5434-3777-5



9 787543 437777 >

ISBN 7-5434-3777-5

I·496 定价: 380.00元(全卷)

川端康成

川端康成十卷集

第四卷

彩虹几度·舞姬

高慧勤 主编

赵德远 译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目 次

彩虹几度	赵德远 译〔1〕
舞姬	赵德远 译〔185〕
题解	艾 莲〔378〕

彩虹几度

赵德远 译



冬天的彩虹

—

麻子看到，琵琶湖对岸升起了一道彩虹。

此时列车已驶过彦根，正在开往米原的途中。时候已是年底，车上乘客不多。

那条彩虹是什么时候升起来的呢？简直就像从麻子正隔窗眺望的湖面上一下子冒出来似的。

麻子对面的男子也发现了彩虹，一面把婴儿抱着举向车窗，一面说：

“宝宝，乖宝宝，彩虹，彩虹！快瞧，快瞧，彩虹出来了！”

本来是可以坐四个人的座位，从京都起就只有麻子和这位男子二人各占一边。那男子还带着一个婴儿，实际上是三个人。

麻子一直靠车窗坐着。那男子则坐在靠中间过道一侧，列车驶出东山隧道以后，他就让孩子睡到座位上，以自己的腿当枕头。

“有点高。”那男子口里嘟囔了一句，便动手叠起了大衣。

麻子心里嘀咕：他能叠成婴儿被褥的样子吗？谁知那男子竟叠得蛮不错。

将叠好的大衣铺在孩子身下，这样枕在腿上就不显得高了。



婴儿身上裹着柔软的花毛巾被，不停地晃着两只小胳膊，仰着脸望着爸爸。

麻子在上车前就瞧见这男人了，看样子是他独自带着婴儿出外旅行。当坐到对面席位上时，麻子想到自己也许会帮上点忙。

那男子怀抱婴儿冲着彩虹，口里朝麻子说道：

“冬天里难得见到彩虹呢！”

“是吗？”搭话来得很突然，麻子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。

“不，也不能完全这么说。不能说见到它就那么难。”男子自己否定了自己的意见。“前面就要到米原了，从米原又出去的北陆线——那时候火车刚好和现在相反，是从金泽向米原行驶，再一直开到京都，我在车上就看到过好几次彩虹。北陆线上彩虹多着哩！那些彩虹都很小，而且都很好看。常常是一钻出山洞就会看到小山包上悬着一条彩虹，或者是眼前出现大海时，从山丘到海滩上挂着一道彩虹。这是三四年前的事，几月份忘了，反正是冬天，因为当时天很冷，金泽那里正稀稀拉拉地下着小米粒大小的雪呢！”

麻子暗自猜道：眼前这个人难道那时候也是抱着婴儿在赶路么？

“可是，一见到彩虹，就感到是春夏之交了。”

“嗯，那些彩色不是冬天嘛。”

“您现在也是从米原到金泽去么？”

“现在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今天是回东京。”

婴儿将两只小手伸到车窗玻璃上。

“小宝宝能知道彩虹吗？您还让她看……”麻子说出了一开始就在心里画的问号。

“是啊，怎么说好呢？”男子也陷入了思索。“恐怕是不知道

吧！肯定还不懂呢。”

“还是能看见的吧？”

“应该是能看见的。不过，这也——襁褓中的婴儿是不往远处瞧的，也不会往心里去。没有必要瞧。这么小的婴儿恐怕还没有遥远的时空观念吧！”

“几个月了？……”

“满九个月了。”明确回答之后，男子随即将婴儿抱着转向麻子这边，“给小宝宝看彩虹什么的也没用呀！旁边的大姐姐训咱们了。”

“哎呀！那怎么能说是训？……这么小的时候就能让父亲抱着坐火车看彩虹，我觉得真是太幸福了！”

“这么小的孩子是不会有记忆的。”

“父亲记住，再讲给她听就行了嘛。”

“这倒是个好主意。反正这孩子长大后还会经常在东海道往返的。”

婴儿两眼望着麻子，小脸蛋上挂着微笑。

“不过，即使这孩子将来会多次从东海道经过，但究竟能不能再次看到琵琶湖上出现彩虹，那可就说难啦！”男子继续说道：“您提到幸福二字，我也略有同感。现在正是新的一年快要到来的时候，看到一条长长的彩虹，我们这些成年人就会想到明年是个好年头，或者觉得会有好运降到自己身上。”

“是的。”麻子心里也有同感。

看到湖对面的彩虹，麻子的心已完全被它陶醉了。仿佛产生了一种想到那彩虹升起的地方去生活一辈子的念头。眼下最实际的目标则是，真想到对岸升起彩虹的那一带地方去旅行一趟。虽说麻子经常坐火车从这里经过，但却从来没考虑过琵琶湖对岸的问题。尽管东海道线上旅客量很大，到湖对面去的人却不是很多。



彩虹挂在湖面的右上方，麻子竟情不自禁地觉得火车好像正在朝那个方向驶去。

对面男子说道：

“湖岸这一带的地里大多种着油菜和紫云英，春天开花的时候若是再升起一道彩虹，那才真叫人有种幸福感呢！”

“肯定是一幅名副其实的美景了。”麻子应道。

“不过，冬天的彩虹总是有点不大吉利。就好像热带的花朵在寒带开放，跟‘废帝之恋’相去无几啦！因为说不定在彩虹的根部一下子就断开了……”

事实刚好被男子言中，彩虹已经从根部断开了。只有靠下根的部分还露在外面，上面的部分已经消失在云端里。

看上去要下雪的乌云在天空中翻滚，湖面已被笼罩在阴影里。浓重的乌云还向对岸压去，齐刷刷地停在离地面很低的地方，岸边露出一条明亮的光带。微弱的日光透过那条光带照在靠近对岸的湖面上。

彩虹此刻就立在那条光带里。

几乎是垂直立在那里的。也许是由于只有下根部分露在外面的缘故，看上去显得格外的粗，若照这个样子沿弓形弧线描绘出来的话，肯定是一条硕大无比的彩虹。这张弓的另一端也将会跨得很远很远。不消说，露在外面的只是一端的根部。

说是“根部”，其实彩虹是没有根的，是浮在空中的。尽管如此，倘若仔细观察，那彩虹给人的印象既好像是从岸这边的湖水里冒出来的，又仿佛是从对岸陆地上升起来的。彩虹的顶部究竟是在云下边消失的呢，还是消失在乌云里面了呢？一时也很难判断。

然而，在临近消失的边缘处，飘浮在那一带的彩虹却愈发显得鲜艳分明了。彩虹宛若绚丽多姿的哀怨，在呼喊云往天空中去。在目不斜视的观察过程中，麻子心里愈来愈强烈地产生

了这样一种感受。

云也还是那样的云。高处仍是铅一般的阴沉，垂向对岸的边缘是一团团仿佛随时都会卷回去的浓重的云朵，而且都纹丝不动地悬在那里。

在抵达米原之前，彩虹便看不见了。

男子从行李架上取下旅行皮包。

里面好像全是婴儿的东西。连尿布也是一块块叠得整整齐齐装进去的。还露出了粉红色的用来替换的小衣服。

看上去男子似乎是想换尿布，因此麻子便略探过身去迟迟疑疑地说道：

“……我来吧？”

本想说“我来帮忙”的，话到嘴边却没有出口。因为这样讲不大合适。

“不，对小姐您来说……”男子头也没回地说：“我已经习惯了。”

只见他把报纸放到暖气管上，又在上面放了一块新尿布。

“啊！”麻子深感佩服。

“大概是习惯成自然了。”男子笑道，“您做过吗？”

“没有。不过在学校里学过。”

“学校？啊，那种地方呀！”

“我也会的。经常看到人家在做，更何况我还是女的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您也许会吧！现在嘛，简直是陷入令人讨厌的地步啦！”

男子摸了一下暖气管上的尿布。

麻子发现，旅行皮包上有一张写着“大谷”二字的名签。

大谷确实是驾轻就熟。在小女孩的两条小腿之间轻轻地擦了几次。麻子脸上泛出红晕，将视线移到了别处。大谷将用过的尿布卷好后，掀起婴儿的屁股，十分娴熟地换上一块新尿布。将罩



衣扣子扣好。

“真熟练啊!”

对面一位乘客说道。座位上能看到的人都在看着大谷。

大谷用毛巾被把婴儿裹好，将湿尿布装到胶皮袋里，然后从皮包角落里取出一个类似大化妆匣子的东西。是皮制的，皮匣里有个铁盒，铁盒里装着暖水瓶和带刻度的奶瓶。

旅行皮包分成三格，一头放奶瓶之类，中间是干尿布和换洗的衣物，另一头便是胶皮袋。

麻子在深感佩服之余，不禁有些可怜起来。

然而，麻子仍面带微笑在看婴儿喝奶。

“在您面前丢丑了。”大谷说道。

麻子连忙摇头道：

“哪里的话！我觉得您真能干……”

“这孩子的母亲在京都，所以……”

“噢……”

是母亲跟这位父亲离婚了吗？这种事情麻子不好开口去问。

大谷看上去有三十岁左右。浓眉，剃光的胡茬子很重，面颊和额头有些苍白。衣着整洁利落。

抱着婴儿的手指上还能看到黝黑的汗毛。

见婴儿喝完牛奶，麻子掏出酸梅糖问道：“小宝宝能吃吗？”并将糖块递给大谷看。

“那就领情了。”大谷用指尖拈起糖块放进婴儿口里。“是京都糖球哩！”

“嗯。是君之代牌的。”

糖块会使婴儿小脸蛋鼓起来吧？麻子两眼一直在盯着。谁知却没鼓，因此不禁倒抽了一口气，担心是不是整个吞下去了。其实根本没那回事。

二

“祝您新年好运！”在东京火车站下车时，大谷对麻子说道。

尽管是一句过新年的祝福语，但麻子感到确实是一句吉利话，因此也答道：

“谢谢。祝您也新年交好运！小宝宝也在内……”

说这些话时，麻子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琵琶湖上的彩虹。

不消说，自己和大谷完全是萍水相逢。

麻子一进家门，说完“我回来了”之后，第一句话就问姐姐：“爸爸呢？”

姐姐百子顶撞似的答道：“出去啦！”

“是么？”

“肯定是出去了，不会错的。”

麻子十分扫兴地侧身坐到火盆旁边，边解大衣扣子边看着姐姐说：

“姐姐也要出去？……”

“嗯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麻子忽地站起身来，朝过道走去。

“爸爸不在家……就是到他屋子里去也不在嘛！”背后传来百子提高嗓门的声音。

“知道。不过……”麻子只是自言自语，百子是听不到的。

让光线照进父亲房间，拉开拉门，麻子立即把目光投向壁龛，不禁脱口而出：

“伊贺瓷大肚花瓶，加上白山茶花……”

走到壁龛前一看，挂轴跟麻子去京都前一样，只是花换了。

在父亲书桌上扫了一眼，麻子便离开了房间。尽管空无一人



的屋子令人感到寂寞，但总算放心了。

重新返回茶室时，女佣正在收拾碗筷。

好像是姐姐一人用的晚饭。

百子抬起头望着麻子，说：

“到房间里调查清楚了？”

“哪里是调查，只是……”

“从外地回来，家里人若不全在，有点不是滋味呢。”百子平静地说道，“快换衣服去吧！洗澡水烧好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瞧你无精打采的样子。累了吧？”

“火车上人不多，舒服着呢！”

“来，请坐嘛！”百子笑了，倒了一杯粗茶。“既是今天回来，拍个电报通知一声，岂不更好？那样的话，说不定连爸爸也会留在家里的。”

麻子默默地坐了下去。百子说：

“爸爸是四点左右出去的，不过最近经常回来得很晚。”

麻子眼睛一亮，突然来了精神，口里说道：

“哎呀！姐姐，你梳了个后上卷发型呢！让我看看……”

“不，不嘛！”百子捂住脖子后面。

“好姐姐，让我看看。”

“不让看嘛。”

“为什么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求求你，转过去让我看看……”麻子边说边跪坐着蹭过去，想绕到姐姐背后。一只手抓住姐姐的肩膀。

“不嘛，难为情死了。”百子真的连脖子都红了。

然而，可能是连自己都感到有点忸怩过分了，最后还是听之任之似的乖乖坐在那里不动了。

“后面发根太低了，怪别扭的。不大合适吧？”

“不，合适。挺招人喜欢的。”

“才不招人喜欢哪！”

百子浑身有些不自在。

——那少年平时总是撩起百子后面的头发，用嘴吻下面的脖子。碰巧今天就撩起头发吻了那里。百子总爱吻少年的脖颈，少年很可能是因此才学会的。

由于有这段隐情，因此百子才情不自禁地害起羞来。然而，这一切妹妹根本无从知道。

麻子极少看到姐姐的后脖子。这里的发根确实很低，但却反而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；比起从前面看来，脖子也显得细了，且觉得要长一些。脖后正中央笔直地凹下去一条，似乎比一般人的要深，恰像姐姐眼前这羸弱的身影似的。

麻子想把姐姐脖后披散开的头发拢上去，手指刚沾上，百子就“哟！”地一声大叫起来，肩膀哆哆嗦嗦地颤个不停。

“哎哟！浑身发凉，算了吧！”

少年嘴唇碰到这里时，也曾出现类似情况，仿佛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一般。

妹妹吓了一跳，赶紧把手缩了回去。

由于牵涉到梳起后面头发的秘密，百子就不好当着妹妹的面出去跟少年幽会了。

内心不禁烦躁起来，妹妹好像也更讨人嫌了。

“麻子，你从京都回来是有事要急着跟父亲说吧？”百子转过身冲麻子说道，“我知道是什么事，你也不必瞒我……你说去已经出嫁的朋友那儿，是撒谎吧？”

“不是撒谎。”

“对，不是撒谎。大概也去了朋友那儿，不过目的却是别的。”

麻子低下头去。



“我来猜一下吧！说出来也没关系吧？”百子这时已把强硬语调缓和下来，“你去京都找要找的妹妹，找到了吗？”

麻子不禁猛地一下盯住姐姐。

“找到了吗？”

麻子微微摇了摇头。

“是吗？”百子避开妹妹全神贯注盯来的目光，一吐为快似的说道：“没找到才谢天谢地哩！正符合我的心愿。”

“姐姐！”麻子大声叫百子。眼里流出了眼泪。

“怎么了？麻子。”

“可是，父亲并不知道呀！不知道我是带着这念头去京都的……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真不知道呀！”

“是吗？父亲观察力强着呢！连我都能看出来……”

“父亲对姐姐说什么了么？”

“怎么会说出来呢？麻子真糊涂。”百子把目光重新投到麻子脸上，“你哭了？真讨厌！有什么好哭的！”

“嗯。不过，我觉得去之前不跟父亲说还是对的。恐怕还是先说为好吧？只是连姐姐也没告诉，是我的不对。”

“对父亲讲也好，不讲也好，其实看来都无所谓的关键是去找妹妹这件事，究竟是好还是坏，对不对？”

麻子两眼始终注视着百子。

“你心里究竟是为谁才去京都的？是为父亲？为咱姐妹俩？还是为了你母亲？为了你那位妹妹？……”

“谁也不为。”

“要么，是出于道德上的责任感？……”

麻子使劲晃了晃头。

“好吧，就权当是出于麻子感伤的原因吧！这就够了。”百子